

YAOTOU JI

窑頭集

——
齐冲天语文论集

齐冲天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YAOTOU JI

窑头集

——
齐冲天语文论集

齐冲天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窑头集:齐冲天语文论集/齐冲天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645-2684-9

I. ①窑… II. ①齐…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7468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26

字数:468 千字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2684-9 定价: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言

老友齐冲天教授已有多种著作问世,现在又将出版学术论文集,壮心不减,老而弥坚,精神可钦。论文集收集论文多篇,包括书法研究、人物述评、文字辞书研究、汉语词汇语源研究等四个方面,内容广泛,观点鲜明,凝聚着冲天大半生学术研究的心血,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好书。

学生时期,冲天就以擅长书法见称,篆、隶、行、楷都写得好,是班上难得的专才。数十年来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出版书法理论著作三种和书法集一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

辞书编纂,冲天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语文》等报刊上发表了《字典改革之我见》《论字典的改革》《现代汉语的过失》《汉语大字典的谬误多》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汇集在这部论文集里。我国的字典辞书一般按偏旁笔画或音序排列,内容义项力求全面详尽,便于读者检阅查考,读者希望从中了解他不懂的疑难词语,并不要求了解汉语词汇的系统性及其流变。一部大型字典或词典,往往需要许多学者经过多年努力才能完成,缺点错误,仍难避免。冲天关于字典辞书的理论见解,自有其合理性,却未必能够付诸实施。但冲天勇于探索、善于思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值得发扬,也是当前学界所需要的。

汉语词汇史和语源词族研究是冲天一生用力最勤、成绩最为显著的部分。他认为,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单音节。单音词由音和义合成,声、韵、调都可以区别语义。汉语三分之二的单音词由一个音和义合成,只有一个语源;三分之一的单音词由两个音和义合成,有两个语源。如《说文》:“全,完也。纯玉曰全。”全,完叠韵,全、纯准双声。全有完、纯两义,作名词,指完而纯的玉;作形容词,指完而纯。上古汉语有 753 个语源词。一个语源词可以派生出几个乃至二十几个派生词,形成一个词族。古代汉语有 753 个词族,9000

个派生词,构成一个完整的汉语词汇语义系统。十数年里冲天“在自己研究的课题上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编成并出版了《汉语音义词典》。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汉语单音词词族源流词典,系统疏理阐释了753个语源及其派生词的流变关系,在字书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有的内容十分精彩,例如987页“愁”字下释云“《说文》:忧也。从心秋声。秋字从鱼,龟不兆,因之心愁。愁字的早期用例大都涉及年景、国计民生、存亡安危之愁,不大指身边琐事。故‘愁’的本义是忧虑、担心悬念,引申为悲伤、痛心、惨淡等。《诗经》《尚书》《论语》《孟子》都没有‘愁’字,《诗经》用了近百个‘忧’字,没有‘愁’字。《左传》共四个‘愁’字……周秦时代的‘愁’字,都是忧国忧民之愁,两汉也大都如此。《史记》9个‘愁’字,而‘忧’字用了173个,如说‘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是民之安危之愁,而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更是愁楚国之存亡。《论衡》14个‘愁’字,也大体不离其本义。如《语增》:‘夫易而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羸。’忧与愁的轻重就显示了出来。忧多了才有愁,少忧则不愁,这正是忧与愁的区别。……现代忧、愁二字的词义已很难区别,只是用法上还有点差异。如‘忧’字在口语中已很少单独用,而‘愁’字如口语‘愁吃愁穿’‘不愁没人要’等。而一些固定词组或成语中的‘忧’字,也只有‘忧’字适合。如说‘忧心忡忡’‘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分析深入细致,决非泛泛者可以写出来的。

但冲天书中对词源词和派生词的确定,还不够严谨,不免引起读者的怀疑。如词源词“弟”有次第、兄弟、小等意义。而派生词中,“𣎵”为厚缙,“𣎵”为大鲇,“剃”为除去毛发,与“弟”的语源关系如何解释?词源词“夷”,《说文》:“平也。东方之人也。”派生词“悵”,《玉篇》:“悦也。”心平气和引申为愉悦,是讲得通的。而“腴”,《广韵》:“夹脊肉”。说脊之两侧长起肌肉使背部平坦,故腴字从夷,则未免多了几分松象。夷亦有“小”义。古称东方之人为夷,后泛称四方少数民族为夷。对中原华夏而言,正有小的意思。《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显然是对夷狄的小视。派生词“姨”,亦有小义。《说文》:“妻之女弟同出为姨”,至今仍称小姨子。义妾亦称姨,《红楼梦》中有薛姨妈。冲天书中只举了母亲或妻的姐妹为姨。又“萑”,茅之始生也。《尔雅·释木》:“女桑,榦桑。”萑、榦皆有幼小之义,正当为夷派生词,却移置于语源词“第”的下面。同样语源词喜(欢喜)下有派生词僖、嘻、嬉、禧。而喜声的熹(灸)、嘻(目童子精)、饔(酒食)则置于语源词臣(养)下面,与宦(养,室之东北隅)、姬(黄帝姬水,以为姓)、茝(白芷、草名)、婴(悦乐)、熙(晒干)归为同一词族。其中有的词义有别,有的另有本

义。如“熙”，《说文》：“燥也。从火𠂔声。”燥是晒干。火有光，引申为光明。《诗·周颂·酌》：“时纯熙矣。”又火大则势盛，引申为兴盛。《书·尧典》：“庶绩咸熙。”就本义言，与颐养之臣（颐）并非同源。鄙见以为，不能确定其派生关系的词，不妨存疑，以待进一步研究，《音义字典附录》已经这样做了，还可以补充，如《附录》中收了“伊”字，却未提及“尹、君”两字。

听说冲天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导师王力先生并不同意。冲天和我一样，非常尊崇自己的导师，因为我们的汉语史知识都是从导师那里学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冲天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科学研究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学生总要做一些老师没有做过的事。如果只是重复老师说过的话，还要学生做什么？现在冲天实践了自己观点，做出了有价值的成果，没有辜负导师的教育培养，先生九泉之下也是会乐意的。

向熹

2015年8月28日



自序

我的这本语文论集,是我六十年来在学习和研究汉语文中零零散散地发表的文章。前期发表的,比较浅显,后来的比较深入。有遵循传统观点和方法的,也有创导新观点新方法的,读者可从写作的年代来判断。

回想 1954 年暑期,我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我的志愿书上填的是想去写诗,当个诗人。没有想到被当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批评了一通:“你想去当诗人,不就是想出名吗?你在学校,有什么生活?”于是把我的名字一拨,就到了王力先生的名下,当了汉语史的研究生。当时是学习苏联,学制四年,毕业时授予副博士学位。没想到,我入学没多久,学衔、军衔一概被取消了,因此学位没有得到,但是学业是不废的。整整六十年来,在这条不归路上,甘在其中,苦也在其中,锲而不舍地走过来了。既学又教,教学相长,同时又当了一辈子的语文教师。

这汉语,我们人人都会说,还怎么研究?因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艰难,弄得不好,会弄巧成拙,反被大家笑话,这其实是我们的难处。

汉语和我们的民族共存亡。几千年以来,我们华夏民族在东亚这块热土上,生存发展,以几千万人口的规模,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书写出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民族语言的光辉篇章。汉代以后,周围的兄弟民族称我们是汉族,说的是汉语。明代中叶以后,我们汉民族更以上亿人口的规模,展现在近现代国际社会之中。

汉语成了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发展历史最悠久、典籍保存最丰富、语言特色最鲜明的语种。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单音节语,周秦时代的汉语就已是成熟的单音节语。那时虽也有为数不多的双音节词,但它们也都是由单音节词构成的。

各种语言都需要构词,由两三个词加在一起,构成新词,其结果都是多

音节语,这是语言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两三个词构成新词,其结果出现一个单音节词,这是怎么回事?汉语两三千年研究的历史,都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两三千年以来,百代汉语研究家们都无法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周秦时代的汉语就已是成熟的单音节语。两三个词加起来形成单音节,这种高超的语言智慧,人们见不到了,绝迹了。就是现在,汉语史学科系统研究的开创者王力先生也没能提出这个问题。

可是,直接的这种史料没有了,间接的史料不会绝对没有。系统的史料没有了,片段的史料不会绝对没有。

汉代的声训,解剖了单音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比如,“馨,香之远闻者。从香,殷声”。香与馨晓母双声为训,韵母则香为阳部,殷(即馨)为耕部,这就做了声与韵的分割,并与语义相关,音义结合。尽管这里没有指明从馨的音义,但是事情已经明白了一多半。

汉代声训的重大缺陷是只作双声为训或只作叠韵为训,不能两者并举。即使偶或并举了,也两者分割,不能结合。《说文解字》中声韵同时释义的大约只有一例:“全,完也。一曰纯玉曰全。”这里全与完同为元部字,叠韵为训,今犹说完全。全与纯从母双声为训。声与韵理应是两方面音义的结合,但这里是分割的,早期的全字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指玉,要求玉色纯一,不能有瑕疵,如斑点之类;玉体完整,不能有残缺。一是指祭祀时用的猪牛羊等牺牲品,要求毛色纯一,牲体完整,不能有残损。这都是自小挑选好了分开喂养的。𧇧,音义皆从全,就是这种牲物。至于全字后来的语义引申,就完全突破了原来两个语源构成的本义。

《诗》三百的第一首第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亨传:“淑,善也。”淑、善二字都是禅母字,双声为训。至今我们所有的字典都解释淑为善良、美丽之义。其实淑并没有美丽之义,因为说窈窕,就美丽了。我认为《毛传》只解释了淑字语义的一半,双声必须和叠韵结合,淑从叔字,声中有义,叔,少也。排行第三。这样,淑的语义应是善良而年少,这才是淑字的全面语义。同时,淑字还加了一个三点水的偏旁,是什么意思?水常用来形容人的性情风貌,如说活泼、温润等,要说善良,那么,应是《老子》中所说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是以无尤”。这样,这个淑女,就非同寻常了。如此看来我们对汉语单音节词的本有语义的理解,不是过于简单贫乏了吗?所以我感到我们对汉语的单音节应该做一番重新理解!

抗日战争时期,罗常培先生在西南地区做语言调查,他说“变”字在广西僮语中念[pɛn],是个复辅音。罗先生是个很能思考问题的学者,但是他在

这里忽视了变字的两个偏旁,正是从支从𠂔,加起来便是 pi。𠂔,不绝也。不断地支卦,国家的政治要变革了。“变革”一词,《易经》就已见用,因此这个复辅音是由支𠂔到变的过渡。我几次到中央民族大学和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博士生交谈,他们一再告诉我:“齐老师,你发复辅音时一定要快。”后来我才明白,当复辅音念得快的时候,会逐渐弱化、消失,就成为一个单音节词了。我们现在好多汉藏语系的语种正在走向单音节语,就是这样一个由复而单的过程。我们的祖先到周秦时代已经完成了这个单音节变化的过程,这恐怕是花了几千年的一个过程吧。这是人的智慧掌控了语言的发展。我们应该珍惜的是,同谐音者同部,即它们的韵母(古音学说为韵部)相同,可是它们的声母说变就变,高低远近,无所阻隔。对此无法理解。从乾嘉的孔广深开始,说这是音转的表现。从那时至今的约三百年人们都认为那是音转现象,即语言的演变现象。于是,从段、王到章、黄(章太炎、黄侃),到当今王力先生等,都就音转之说加以发挥。把二十多个韵部排列在一个圆周上,它们不是与对面的音发生音转,就是与旁边的音发生音转,再加上旁队转,于是不就无所不转了吗!还有什么规则和条理可言!语音是有演变的,但是有规则、有条件地向邻近的部位演变,是有时间、有地域、有证据可言的语音现象。今我以两个语源说取代音转说,就是要兼顾语义。可以不论语音的远近,不论部位和条件,是作为语源现象来看待的。这是两个语源的音义结合。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脱离了语义。从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都是音转说的代表作。照例,他们的著作都是讨论语源的,不应该忽视语义,可见是语源的观念束缚了他们。可是,这只有一个音义的单音节词又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

两个语源说解决了谐声字声母屡变的问题,使得汉语的语源研究也得以打开了通道。至今我们可以得知汉语近万的单音节词,归为七百多个词族,这是说的科学条理。在艺术上,我们的单音节语为我们语言艺术从创作到表现,不知提供了多少优越的条件。演唱中你要报字清楚,就要把声母发好,你们拉长调、耍花腔,就到韵母上去下功夫。从对联到诗词的平仄,是何等的巧妙而和谐。

经过多方面的试验对照,得出这样一个数据:多音节语与单音节语在音节数量上的比是 3:2。在联合国同一个文件,多音节语的篇幅需 30 页的话,单音节语只用 20 页。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对单音节的汉语,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真所谓言简而意赅,顺畅而抑扬。

至于说到语文的学习,它是我们终生都要修炼的课程。语文学习关键是要有一个有意识的学习灵敏性、自觉性,随时对新的说法、新的用语都有敏感,都有回味的余地。现代有各种先进的传播工具,一夜之间就可以传遍全世界,语言的威力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必须得善于学习,对我们的语言基础有更好的了解。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文明大量输入我国,我们固存的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其中受害最深的要算我们的文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主张废除汉字,走拼音化之路,主要原因是感觉拼音文字太好学了。殊不知语音的变化也相当快,语音一变,拼音文字就看不懂了。现在英国人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困难了,一个一个地要加注音,不胜其烦。那才二百多年前的人,相当于我们的曹雪芹的时代,至于三百多年前乔叟的文章,已经看不懂了。我们现在两三千年前的《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文字上的困难有一些,并不大,这主要是语言的变化大,是古汉语了。

我们现在搞简化字,原本的用意是经过几次简化,要走到拼音文字的境界。殊不知第二批简化字一公布,大家一起反对,就又收回去了,因为经过第二批简化后,中国人快不认识汉字了。第一批简化字是为全国人民接受的,通行半个多世纪了。其中最成功的,如学、兴等字,用三个点简化了不少笔画,是从草书中获取的智慧。又如门和从门的字,一律简化为三笔。最失败的恐怕要属风字,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位毛笔书法家写过这个简化的风字,既没有简化的理由,又不好看。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识繁写简的局面,几乎是两套文字,学了简还要学繁,我想,这不是长久之计吧。我更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规范字表,里面有错字,有不合书法艺术规则的字,还怎么讲规范?错字我试举毒、碳二字为例。毒字从母,毒跟母亲有什么关系?毒字是从𦵿字来的,土而毋行便成了𦵿。𦵿字上面加一个屮,屮是艸木生长之义,土而毋行像艸木一样生长起来变成了毒害了,因此这个毒字是决不能从母的。规范字表中有𦵿字,在那里是从母的,这里就错从母了,所以这是一个打错的字。𦵿字错了,礻、礻、礻等字便也跟着错了。碳、炭等字从𠂇,这是右手的右字。𠂇与厂是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厂是指山崖之义,是像山坡那样的一个象形字,碳是山崖之下流露出来的可以燃烧的煤炭,所以不能写成一个灰字。岸、崖等字就皆从厂,绝不从𠂇,故炭、碳、爰等字皆为错字。

有的简化字违背书法的艺术规则。如重捺字是历来皆不许的,一个字只能有一笔是笔力和书势最为集中的表现,这是隶书以来非常杰出的艺术

思想,但规范字表中有二十多个重捺字。又如木字做偏旁时,它的撇捺是否变成相对的观点,前人也总结出规则:(木字的)横长直短者,撇捺必收;横短直长者,撇捺必伸。例如架子的木旁,横长直短,撇捺就一定收为两点。因为伸了又伸,没有变化和灵巧,费了力还不落好。我们现在如梁、架等字,都是费了力还丢掉了灵巧,变得笨拙了。书法中非常讲究笔力的使用和发挥,要求力和势的精心调剂。仿宋字已经用了好几百年,它严格遵守书法的艺术规则,我们现在反而疏远背离了。

还有一种现象,我也是不以为然的,就是现在我们的错别字太多了,这是过去所不容许的。例如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景点的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大对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里把己字写成了已字,这怎么行呢?那里每天都有几千几万人在观看,竟能熟视无睹?新疆火焰山的山脚下,当地政府运来了一块大石头,上刻火焰山三个大字,不料书法家把焰字的右旁写成了留字,汉字里面就没有这么个字。江苏金坛市,是乾嘉学派中公认的头号代表人物段玉裁的家乡,建有段玉裁纪念馆,不料这个念字的上半个偏旁竟写成了一个令字。段玉裁是语言文字的权威学者,他的家乡竟把错字写在他的大匾上,几十年了也不去改正一下。

中华书局愿意出版我的书,我向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把毒字从母之类的错字改正。不料中华书局随即答复我说不可以,因为那样新闻出版总署要批评他们。这就出现了用错字也不能改的局面,谁改了要受批评。中华书局是国家的一级出版社,它也无权改错。

齐冲天

2015年11月14日

目录

第一篇

从“弓”“矢”谈起——关于汉语基本词汇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3
汉语基本词汇的发展及有关问题·····	19
谈猫和虎——以生活证语源·····	67
释“自然”·····	69
漫话“袖子”·····	71
谈“头颅”·····	75
“愁”字的由来及其本义·····	79
释“哲”·····	83
论“有”·····	84
释“凋”·····	88
释“泣”·····	89
释“岷”·····	91
从芹菜说到曹雪芹·····	93
训诂四则·····	95
古汉语解词讲话·····	98
《毛泽东选集》语言研究三题·····	140
羌语与汉语二题·····	150

第二篇

单音词和复音词·····	155
漫谈假借·····	159

论语源研究	161
关于谐声字的声母——汉语音义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未知数	169
论谐声字的声母	178
论单音节语	194
汉语单音节词的构成问题	198
关于单音节	216
论两个语源	221
关于语言的本质	231
谈谈上古音	238
我与《声韵语源字典》	244
试论语言学的改革与创新	249
试提出汉语研究的 20 个新视角	252

第三篇

字典改革之我见	263
汉代词典的过错	265
论字典的改革	268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	271
《汉语大字典》谬误多	275
应保持文字的准确性	277
也谈文字的准确性	279
论许慎及其《说文解字》	281
论《说文段注》释义之精	287
简明文字学	301

第四篇

渊博无比 才华横溢——作为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张衡	335
论元代民族诗人乃贤	340
书法史上的民族书法家	347
黄侃先生的治学特色	354
纪念胡吉宣先生	357
翰墨生涯存至乐——追忆王力先生的诗与书	359

纪念王力先生 110 周年诞辰	361
-----------------------	-----

第五篇

谈书法艺术本质的研究方法	367
对当前书法理论研究的三点意见	372
少数民族书法大家康里巎巎	374
《中国书法理论史》读后	379
论楷书	382
谈草书	383
书法的光辉	384
蒙文书法	386
谈鲁迅的书法	387
毛泽东的书法	388
书法家与文字规范	389
一项切实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书法选》读后	391
从《翰墨石影》看楷书的发展	393
汉字字体、书法与审美心理	396
后记	397

第一篇



※ 从“弓”“矢”谈起

——关于汉语基本词汇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人类开始使用弓、矢是在中石器时代。在原始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矢。“弓矢的发明是劳动工具改善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弓矢的出现,打猎开始供给更多的必需的生活资料。”(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章:“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

我们汉民族,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大约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中,就已有许多石制的和骨制的箭头了。山东龙山镇发现的,有蚌制的箭头,时代稍晚。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如:

贞,其射获鹿。(《殷墟书契考释》)

鹿获乎射。(《殷墟书契考释》)

贞,有马在行,其左射获。(《殷墟书契考释》)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易下经艮下离上》)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易下经坎下震上》)

井谷射鲋,无与也。(《易下经巽下坎上》)

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易上经震下离上》)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冠,婚媾。(《易下经兑下离上》)

这些记载说明了弓、矢是当时社会一种主要的渔和猎的生产工具,而“黄矢”“金矢”都应该是指金属制的箭头了。《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更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发达的弓矢制造业中,积累着多么丰富的生产经验。弓矢,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的智慧的结晶。传说中黄帝臣挥初做弓,夷牟矢,那是不可信的。

自然,在远古时代的汉语词汇中,也需要出现一套有关弓矢的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从古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

